

舊唐書

冊六

香
墨
香

香
墨
香

舊唐書卷九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煦撰

列傳第四十九

崔日用從兄 日知

張嘉貞弟嘉祐

蕭嵩子華

張九齡仲方

李適之子季卿

嚴挺之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其先自博陵徙家焉進士舉初為芮城尉大足元年則天

幸長安路次陝州宗楚客時為刺史日用支供頓事廣求珍味稱楚客之命徧

饋從官楚客知而大加賞歎盛稱薦之由是擢為新豐尉無幾拜監察御史神

龍中祕書監鄭普思納女後宮潛謀左道日用遽奏劾之普思方承恩中宗不

之省日用廷爭懇至詞甚抗直普思竟伏其罪時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遞

為朋黨日用潛皆附之驟遷兵部侍郎兼修文館學士中宗暴崩韋庶人稱制

日用恐禍及己知玄宗將圖義舉乃因沙門普潤道士王曄密詣藩邸深自結

納潛謀翼戴玄宗嘗謂曰今謀此舉直為親不為身日用曰此乃孝感動天事

必剋捷望速發出其不意若少遲延或恐生變及討平韋氏其夜令權知雍州長史事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食實封二百戶爲相月餘與中書侍郎薛稷不協於中書忿競由是轉雍州長史停知政事尋出爲楊州長史歷婺汴二州刺史兗州都督荊州長史因入奏事言太平公主謀逆有期陛下往在宮府欲有討捕猶是子道臣道須用謀用力今旣光臨大寶但須下一制誰敢不從忽姦宄得志則禍亂不小上曰誠如此直恐驚動太上皇卿宜更思之日用曰臣聞天子孝與庶人孝全別庶人孝謹身節用承順顏色天子孝安國家定社稷今若逆黨竊發卽大業都弃豈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請先定北軍次收逆黨卽不驚動太上皇玄宗從其議及討蕭至忠竇懷貞之際又令權檢校雍州長史加實封通前滿四百戶尋拜吏部尙書日用嘗採毛詩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規諷并述告成之事手詔答曰夫詩者動天地感鬼神厚於人美於教矣朕志之所尙思與之齊庶乎採詩之官補朕之闕且古者封禪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於至

道竦然以聽頗壯相如之詞惕然載懷復慚夷吾之語卿洽聞殫見温故知新
逮此發揮益彰忠懇豈非討蓬山之籍心不忘於起予因蘭殿之祥言固深於
啓沃朕循環覽諷用慰于懷今賜卿衣裳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信
也尋出爲常州刺史削實封三百戶轉汝州刺史開元七年差降口賦特下勅
曰唐元之際逆黨構兇崔日用當時潛論其事及于戡翦實預元謀而所食之
封後以例減功既居多特宜準初食之封與二百戶十年轉并州大都督長史
尋卒時年五十贈吏部尚書諡曰昭後又贈荊州大都督子宗之襲日用才辯
過人見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轉禍爲福以取富貴及先天已後復求入相竟亦
不遂常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重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
刺在於背也日用從父兄日知亦有吏幹景雲中爲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入
東都作亂羣臣皆避難逃匿日知獨督率人吏赴留守與屯營合勢討賊重福
既死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累遷京兆尹坐賊爲御史李如璧所劾左遷歙縣
丞俄又歷遷殿中監日知素與張說友善說薦之奏請授御史大夫上不許遂

以爲左羽林衛大將軍而以河南尹崔隱甫爲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不叶日知俄遷太常卿自以歷任年久每朝士參集常與尙書同列時人號爲尙書裏行遂爲口實開元十六年出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尋以年老致仕卒諡曰襄

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鄉里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己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歷秦州都督并州長史爲政嚴肅甚爲人吏所畏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加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臣弟嘉祐今授鄴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魂絕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爲忻州刺史時突厥九姓新來內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貞奏請置軍以鎮之於是始於并州置天兵軍以

嘉貞爲使六年春嘉貞又入朝俄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御史大夫王峻因而劾奏之按驗無狀上將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者天子聽政於上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斟酌焉今反坐此輩是塞言者之路則天下之事無由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謗誦之道從之遂令減死自是帝以嘉貞爲忠嘉貞又嘗奏曰今志力方壯是効命之秋更三數年卽衰老無能爲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上以其明辯尤重之八年春宋璟蘇頲罷知政事擢嘉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數月加銀青光祿大夫遷中書令嘉貞斷決敏速善於敷奏然性強躁自用頗爲時論所譏時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位列清要常在嘉貞門下共議朝政時人爲之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員訓開元十年車駕幸東都有洛陽主簿王鈞爲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贓事發上特令朝堂集衆決殺之嘉貞促所由速其刑以滅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中丞韋虛心皆貶黜之其冬祕書監姜皎犯罪嘉貞又附會王守一奏請杖之皎遂死于路俄而廣州

都督裴佖先下獄上召侍臣問當何罪嘉貞又請杖之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受詔巡邊中途聞姜皎以罪於朝堂決杖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卽殺應流卽流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皎事以往不可追悔佖先祇宜據狀流貶不可輕又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佖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初嘉貞爲兵部員外郎時張說爲侍郎及是說位在嘉貞下旣無所推讓說頗不平因此言激怒嘉貞由是與說不叶上又以嘉貞弟嘉祐爲金吾將軍兄弟並居將相之位甚爲時人之所畏憚十一年上幸太原行在所嘉祐賊汙事發張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因出爲幽州刺史說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何相迫之甚也明年復拜戶部尚書兼益州長史判都督事勅嘉貞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旣恨張說擠己因攘袂勃罵源乾曜王峻共和解之明年坐與王

守一交往左轉台州刺史復代廬從愿爲工部尙書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累封河東侯將行上自賦詩詔百寮於上東門外餞之至州於恆嶽廟中立頌嘉貞自爲其文乃書於石其碑用白石爲之素質黑文甚爲奇麗先是嶽祠爲遠近祈賽有錢數百萬嘉貞自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十七年嘉貞以疾請就鑿東都制從之至都目瞑無所見上令鑿人內直郎田休裕郎將呂弘泰馳傳往省療之其秋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恭肅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植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歎伏初嘉貞作相薦萬年縣主簿韓朝宗擢爲監察御史及嘉貞卒後十數歲朝宗爲京兆尹因奏曰自陛下臨御已來所用宰相皆進退以禮善始令終身雖已沒子孫咸在朝廷唯張嘉貞晚年一子今猶未登官序上亦惘然遽令召之賜名延賞特拜左內率府兵曹參軍德宗朝位至宰輔自有傳嘉祐有幹略自右金吾將軍貶浦陽府折衝至

二十五年爲相州刺史相州自開元已來刺史死貶者十數人嘉祐訪知尉遲迥周末爲相州總管身死國難乃立其神祠以邀福經三考改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爲鄴郡守又加尉遲神冕服自後郡守無患

蕭嵩貞觀初左僕射宋國公瑀之曾姪孫祖鈞中書舍人名於時嵩美鬚髯儀形偉麗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爲僚壻象先時爲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尙未入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明盡貴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神龍元年嵩調補洛州參軍尋而侍中扶陽王桓彥範出爲洛州刺史見之推重待以殊禮景雲元年爲醴泉尉時陸象先已爲中書侍郎引爲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嵩又驟遷殿中侍御史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崔琳王丘齊澣同列皆以嵩寡學術未異之而紫微令姚崇許其致遠眷之特深歷宋州刺史三遷爲尙書左丞兵部侍郎十五年涼州刺史河西節度王君奭恃衆每歲攻擊吐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奭父壽盡取城中軍資

及倉糧仍毀其城而去又攻玉門軍及常樂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賊遂引退無何君奭又爲迴紇諸部殺之於鞏筆驛河隴震駭玄宗以君奭勇將無謀果及於難擇堪邊任者乃以嵩爲兵部尙書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嵩乃請以裴寬郭虛己牛仙客在其幕下又請以建康軍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又加嵩銀青光祿大夫時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嵩乃縱反間於吐蕃言其與中國潛通贊普遂召而誅之明年秋吐蕃大下悉末明復率衆攻瓜州守珪出兵擊走之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張志亮引兵至青海西南馮波谷與吐蕃接戰大破之八月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弩手四千人與吐蕃戰于祁連城下自晨至暮散而復合賊徒大潰臨陣斬其副將一人散走山谷哭聲四合露布至玄宗大悅乃加嵩同中書門下三品恩顧莫比十七年授宇文融裴光庭宰相又加嵩兼中書令自十四年燕國公張說罷中書令後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常帶河西節度遙領之加集賢殿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子衡尙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

玄宗呼爲親家母禮儀甚盛尋又進封徐國公二十一年二月侍中裴光庭卒
光庭與嵩同位數年情頗不協及是玄宗遣嵩擇相嵩以右丞韓休長者舉之
及休入相嵩舉事休峭直輒不相假互於玄宗前論曲直因讓位玄宗眷嵩厚
乃許嵩授尚書右丞相令罷相以休爲工部尚書尋又以嵩子華爲給事中二
十四年拜太子太師及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遺中官牛仙童貶爲括州刺
史嵩嘗賄仙童李林甫發之貶青州刺史尋又追拜太子太師嵩又請老嵩性
好服餌及罷相於林園植藥合鍊自適華時爲工部侍郎衡以主壻三品嵩蟠
然就養十餘年家財豐贍衣冠榮之天寶八年薨年八十餘贈開府儀同三司
子華天寶末轉兵部侍郎祿山之亂從駕不及陷賊僞署魏州刺史乾元元年
郭子儀與九節度之師渡河攻安慶緒於相州華潛通表疏俟官軍至爲內應
賊伺知之禁錮華於獄崔光遠收魏州破械出華魏人美華之惠政詣光遠請
留朝廷正授魏州刺史旣而史思明率衆南下子儀懼華復陷乃表崔光遠代
華召至軍中及相州兵潰華歸京仍以僞命所汙降授試祕書少監華謹重方

雅綽有家法人士稱之尋遷尙書右丞乾元二年出爲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元年十二月制曰弼予之選審象是求天步未平廟謨尤切必資明表佇以佐時畫一之才取則不遠正議大夫前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本府晉絳等州節度觀察等使上柱國嗣徐國公賜紫金魚袋蕭華公輔成名承家繼業詞標麗則德蘊謨明再履宮坊尤知至行致君望美閱相求能且推伊陟之賢更啓漢臣之閣還依日月佐理陰陽俾參政於紫宸用建中於皇極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中官李輔國專典禁兵怙寵用事求爲宰相諷宰臣裴冕等薦己華頗拒之輔國怒肅宗方寢疾輔國矯命罷華相位守禮部尙書仍引元載代華肅宗崩代宗在諒闇元載希輔國旨貶華爲硤州員外司馬卒於貶所衡子復德宗朝位亦至宰輔華子恆悟恆子俛大和中宰輔悟子倣咸通中宰輔皆自有傳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興今爲曲江人父弘愈以九齡貴贈廣州刺史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年十三以書于廣州刺史王方

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登進士第應舉登乙第拜校書郎玄宗在東宮
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拾遺時帝未行親郊之禮九
齡上疏曰伏以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
配之義蓋以敬天命以報所受故於郊之義則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凡事
之故而闕其禮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
猶用其禮明不整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
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正故春秋非之臣愚以爲匡衡仲舒古之知禮
者皆謂郊之爲祭所宜先也伏惟陛下紹休聖緒其命惟新御極已來於今五
載旣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
夷狄內附兵革用寧將欲鑄劍爲農泥金封禪用彰功德之美允答神祇之心
能事畢行光耀帝載況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
望以迎日之至展焚柴之禮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明天道則聖朝典則可謂
無遺矣九齡以才鑒見推當時吏部試拔萃選人及應舉者咸令九齡與右拾

遺趙冬曦考其等第前後數四每稱平允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與九齡同姓敘爲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九齡旣欣知己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書舍人十三年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己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霑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及制出內外甚咎於說時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知田戶之事每有所奏說多建議違之融亦以此不平於說九齡復勸說爲備說又不從其言無幾說果爲融所劾罷知政事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尋出爲冀州刺史九齡以母老在鄉而河北道里遼遠上疏固請換江南一州望得數承母音耗優制許之改爲洪州都督俄轉桂州都督仍充嶺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第九章九臯爲嶺南道刺史令歲時伏臘皆得

寧覲初張說知集賢院事常薦九齡堪爲學士以備顧問說卒後上思其言召拜九齡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再遷中書侍郎常密有陳奏多見納用尋丁母喪歸鄉里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復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遷中書令兼修國史時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衄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始興縣伯李林甫自無學術以九齡文行爲上所知心頗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齡屢言不可帝不悅二十四年遷尙書右丞相罷知政事後宰執每薦引公卿上必問風度得如九齡否故事皆措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體羸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之設自九齡始也初九齡爲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至是子諒以妄陳休咎上親加詰問令於朝決殺之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俄請歸拜墓

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憲九齡在相位時建議復置十道採訪使又教河南數州水種稻以廣屯田議置屯田費功無利竟不能就罷之性頗躁急動輒忿詈議者以此少之子極伊闕令祿山之亂陷賊不受僞命兩京克復詔加太子右贊善弟九臯自尙書郎歷唐徐宋襄廣五州刺史九章歷吉明曹三州刺史鴻臚卿九齡爲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寮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又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尙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爲當時之所稱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曰正大廈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榮名歿乃稱其盛德節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著策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有集二十卷九臯曾孫仲方少朗秀爲兒童時父友高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爲國器